

## 哲学史

### 58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一开始从罗伯特·菲奇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他糟透了。毕竟，在康德之后，如果有人说他糟透了，那就太奇怪了。我原以为在康德之后，一切都会变得容易。

但我告诉鲍勃，困难不在于翻译。他把问题归咎于翻译。我认为困难之处反而在于思维方式。

哦，词汇量确实有限，不过习惯了就好。但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你看，康德仍然沿用如今所谓的线性思维，追溯论证脉络，试图找出潜在的前提或先验前提，那些隐藏的概念。

然后，在辩证法中，他只是在检验论证的逻辑，找出其中的谬误之处。你对这类方法并不陌生。他使用的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进行线性推理，一步一步地进行。

所以你可以一步一步地跟着做。但你看，这并不是黑格尔的风格。黑格尔更像是跳进泳池，然后努力辨别方向。

我的意思是，这就像在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游泳池里。你试图弄清楚这个方向有什么，那个方向有什么。你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找到参照点。因此，黑格尔的做法就好像是径直落在某个事物的中心，然后向四面八方伸出触角，试图在环境中定位自己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所以，这是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

更正式地说，回到我们上次讨论的内容。康德从事的是演绎思维，追溯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他的逻辑是命题逻辑。

以及从一个命题推导出另一个命题的逻辑推理。黑格尔处理的不是命题，而是概念。

他是在分析概念，解读概念。这完全是两码事。

这就像刚从泳池里出来就把比喻混在一起了。但这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你看，他那套体系的宏大架构，我之前已经用提纲的形式给你讲过了，包含了所有关于一、二、三、正题、反题和合题的要素。

你看，这一切都始于最抽象的概念——存在。其他一切都是在试图探索存在的概念，使其更加具体。

不。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存在？你看，康德好像告诉我们，存在，或者说“存在”，并不是一个谓词。

它不是一个概念。对此，黑格尔回应道：“那是你的想法。我会让你明白。”

哎呀，他用了一整本书的篇幅才向我们解释清楚。而且还不止这些。你看。

存在本身的事实。不，那或许并非存在。它只是既定的事实。

那仅仅是事实。没有意义的事实。没有本质的存在。

但你在黑格尔那里找不到这种观点。你看，正如我上次暗示的那样，黑格尔在这方面更倾向于回归希腊精神。

你看，因为“存在”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含义。他试图解开这些含义，剖析它们。

如何才能深入了解一个概念？嗯，他深入了解的方法是漫无目的地游走，问自己，在这种自由漂浮的思考模式下，如果我说“存在”，你会想到什么？嗯？是的。非存在。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不是吗？存在与否，你知道的。

存在与不存在，是或不是，真是如此吗？因为如果你问某人是或不是，你指的是哪个方面？你指的是哪个时间点？你会立刻明白，存在与不存在，虽然它们看似对立，甚至相互矛盾，但当你思考“生成”时，它们却融合在一起。因为任何正在生成的事物，既不是它曾经是的，也不是它曾经是的，你明白吗？它尚未完全成为它，但几乎就是它了，你明白吗？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不存在静止不变的东西。所以你会意识到，不存在的即将成为，而存在的即将成为的又不是。

这就是生成的本质，也就是存在的具体概念。所以他所做的，就是试图让它更加具体一些。然后你就得到了轮廓。

他进一步探讨了存在概念的其他维度，不仅包括肯定或否定，还包括多少、数量、全部、部分等等，最终从存在走向本质。因为，虽然表面上，在一种静态的逻辑框架下，本质和存在似乎是对立的，但其存在本身与它是什么是截然不同的。

可以说，存在先于本质。这就是萨特要说的。而萨特正在与黑格尔决裂。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没有本质就没有存在。所以，虽然这两个概念在抽象层面上是彼此对立的，但在具体的现实中，它们却是融合在一起的。你看。

因此，他必须将逻辑转移到存在的真正概念上。请注意，他说的是“概念”。是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概念。

这并非空洞无物的事实，而是一个蕴含丰富意义的概念。你看。

所以他就是这样工作的。这就是他的思维模式，你会明白的，鲍勃。如果你在阅读时牢记这一点，你就能更接近他的创作思路。

我们稍后会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但现在，如果我能找到的话，请允许我先朗读他逻辑学中的一小段文字。这段文字出自关于本质的章节。

我想你应该明白他在这里的意思。他说，在矛盾概念理论中，一个概念，比如蓝色，与另一个概念（不是蓝色）相对立。这个“另一个”概念并非像黄色那样是肯定的，而仅仅是抽象的否定，即“不是蓝色”。

否定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东西。但是，这种荒谬的对立——用他的话说就是荒谬——所谓矛盾概念之间的荒谬对立，在一条宏大的普遍法则公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条法则就是：凡是具有其中一个属性而非另一个属性的事物，都存在于所有处于这种对立状态的谓词之中。

这样看来，万物要么是蓝色，要么不是蓝色。你要么是蓝色的，要么不是蓝色的。要么是白色的，要么不是白色的。

黄色还是非白色？这信息量真大，不是吗？你知道，这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它什么也说明不了。

人们忘记了同一性和对立性本身就是对立的，忘记了矛盾律的存在。但与这种矛盾论相反，他谈到了极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存在与非存在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

对反对派更为准确的定义。因此，他谈到了各种各样的对立面，不仅包括存在与非存在，还包括有限与无限、理想与现实、一与多、普遍与特殊、表象与现实、理性与现实。

你看，在静态逻辑中，它们被视为对立的两极。但实际上，万物都兼具这两种极性。这一点，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就能看到。

休息过后，我们马上要读怀特海的著作。我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过程与实在》的序言中，他提到自己深受英国黑格尔主义者F·H·布拉德利的影响，反对所有这些二元对立。所以请记住，你们即将读到的怀特海，就像黑格尔一样，反对这些二元对立，并运用某种辩证法。

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并非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者。怀特海并非如此。怀特海是将黑格尔的体系移植到了一个更为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

你看，他们转向了一种更自然主义的基础，即从自然演化和发展的过程出发。约翰·杜威也是如此，我们将在读完怀特海之后的一周阅读他的著作。你看，他们两人都从黑格尔传统开始他们的哲学思考，然后转向了一种自然主义形而上学。

所以请记住这一点。这极其重要。如果你还记得课程大纲，就会记得现在的一切都属于存在主义范畴；我把19世纪和20世纪称为黑格尔的继承者。

怀特海和过程神学的确如此。约翰·杜威和美国实用主义的确如此。欧洲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确如此。

马克思主义的确如此。而这种辩证法才是关键所在。现在，请记住“辩证法”一词的含义。

字面上，“dialego”的意思是深思熟虑。你看，它不是指遵循一系列推理，而是指彻底思考。分析。

所以辩证法，或者说这种思维模式，其作用在于思考“存在”的概念，以及在此过程中作为“存在”的各个方面而产生的附属概念。好的。这样解释有帮助吗？希望这能为你正在进行的工作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好的。我再提一本很有帮助的书。我可能在写作过程中提到过它。

但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位毕业生，梅丽尔·韦斯特福尔。在我看来，这是关于黑格尔最易读的著作之一。书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与真理》。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与真理。韦斯特福尔还有一本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新书，我还没读过。不过，我觉得这本《精神现象学》特别有帮助。

好的。那么，在我们继续之前，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或疑问吗？好的。上次的黑格尔大纲大家都拿到了吗？有人没拿到吗？大家都拿到了。

好的。那么，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心灵现象学或精神现象学。这个词源于古盎格鲁-撒克逊语，意思是鬼魂、灵魂。

如果我说，请记住他所说的“心灵”是什么意思，我并非有意玩文字游戏。但请稍作思考，他所说的“心灵”或“精神”，主要指的并非某种灵魂实体。因为黑格尔并非在研究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

他的理论是一种过程形而上学。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你可能还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寻找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本质。

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实体形而上学的代表人物是巴门尼德。而其他一些人则更关注过程，认为过程比不变的实体更为根本，比如赫拉克利特。还记得赫拉克利特吗？他从不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嗯，过程与实体之间的这种交替，这种对立，自那时起就一直伴随着我们。

但总的来说，始于笛卡尔的哲学运动是以实体为导向的。这或许是受到了机械论科学的影响，在机械论科学中，物质通常被认为是惰性的。

永恒不变、不可分割的惰性物质颗粒。嗯，有了这种不变物质的概念，很容易将其延伸到心灵或灵魂作为不变基质的概念。嗯，我认为康德已经否定了这种观点。

当然，康德的贡献之一在于，他不仅指出实体概念是我们的观念，更将其视为我们强加于事物之上的主观概念。而黑格尔并不关注这个问题。

他更感兴趣的是精神层面，也就是创造活力，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萌发，是贯穿万物的创造精神，这与浪漫主义的理念不谋而合。

所以，如果我们试图描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虽然我上次已经从几个方面描述过，但你也可以把它描述为一种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是的，它认为一切最终都源于心灵或精神，但这种理解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强调创造性的自由奔涌不息。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进化论的唯心主义。

一切具有潜在创造力的事物都在朝着充分展现其创造精神的方向发展，朝着自由精神的方向发展。因此，不仅生物进化可以从生命力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进化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历史发展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待。艺术史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待。宗教史也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待。

精神自由的理念在宗教信仰、意象、实践等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展现。因此，这是一种演进式的理想主义。而辩证法仅仅是描绘这一过程的逻辑。

是的，逻辑贯穿整个过程。它服务于这个过程。正题、反题、合题是反思的过程，也是现实的过程。

你看，理性即真实。因此，反思过程也是真实的过程。它们相符。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看到黑格尔从逻辑学的最初宏大论题——思想的抽象形式——转向自然——思想的无意识表现形式。精神承载着这种形式，它将抽象形式和无意识表现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意识。

他关注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也关注社会意识的发展，既包括个人的社会意识，也包括社会、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发展。他还关注在绝对的、包罗万象的精神背景下，完全的自我自由和自我意识的发展。

三者皆是如此。所以，虽然第一部看起来像是一篇内省式的心理学文章，读起来也确实如此；第二部读起来像是一本伦理学著作；而第三部听起来则像是一部文化史著作，探讨了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发展历程。

直到你领悟到这一切的终极意义。如果哲学在这里，艺术、宗教、哲学，如果哲学是这边的综合，那么，哲学的巅峰，哲学的宏大综合是什么？是黑格尔的哲学。你明白吗？在德意志精神、德意志民族性和德意志文化的繁荣发展中，你最终能够清晰地理解、完整地阐释这个概念。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并不认为他的哲学是终结所有哲学的哲学，而是认为之后的一切都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系列脚注。你明白吗？是的。是的，你看，当你最终得出综合结论时，所有细节，所有环环相扣的环节都必须逐一解决。

但最终综合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你可能会笑，但黑格尔辩证法就是这样，即使被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也依然如此。你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从资本主义的正题出发，推导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题，最终达到无阶级社会的综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在一个无阶级社会里，你已经接纳了所有对立面。它现在是无阶级的；现在没有阶级冲突，辩证法也不复存在了。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千禧年。明白了吗？这就是19世纪的进化乐观主义。

这就是19世纪进化论乐观主义的由来，黑格尔。就是从这里来的。没错。

如果我们能解决所有辩证对立，我们就成功了。好的，这就是整体情况，我们想更仔细地看看其中的一些细节。主观精神内部正在发生的是逐步的解放。

我们说这是自由的展开。理性逐渐从感官中解放出来。理性逐渐从感官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他所关注的那种理想主义。那么，为什么要将理性从感官中解放出来呢？首先，他显然不会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正如柏拉图所认识到的，经验主义的世界是变化的。

如果我们试图迈向永恒不变的观念，迈向宏大的综合，那么归根结底，变化的过程并非受感官支配，而是受形式、秩序和永恒不变之源的支配。因此，黑格尔自然而然地希望看到理性摆脱感官的束缚。

而这在艺术领域达到了顶峰，没错，当你创造性地运用感官素材时，理性就发挥了作用，尤其如果你是浪漫主义者，你会充满想象力地，而不是机械地，运用感官素材。在宗教领域，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

在哲学领域，确实如此。那里最能体现具体细节。没错。

大多数具体的思考都出现在哲学中。你明白吗？因为思考处理的是概念，而不是感官对象。所以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他避免陷入静态、抽象的事物，转而发展具体事物。现在，当他处理这些问题时，请记住，他透过这面巨大屏幕上的视角来观察事物，正是透过我们自身的自我意识。明白吗？所以，他在现象学中所做的，记住，现象学是一种描述，他有时所从事的是一种模仿。

角色扮演。感同身受的描述。他进入了角色的内心世界，体会着他所描述的情境中人物的感受。

进入其中，而不是置身事外描述行为。而是进入其中，捕捉正在形成的意识的本质。明白了吗？我们会发现，随着现象学进入20世纪，它关注的是我们意识存在于世界中的结构。

你看，他是在试图梳理我们意识存在于世界中的辩证结构。他并非试图脱离世界去抽象地探讨意识。笛卡尔的错误就在于此，他把自己关在一个用炉子取暖的房间里，然后问世界是否存在。

你能想象到什么程度的抽象？你看，威廉·坦普尔，这位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的一本书中，有一章的

标题是《笛卡尔的失言》。笛卡尔的失言在于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问自己是否存在任何事物。

你能想象笛卡尔一边生火取暖，一边思考自己的身体是否存在吗？你知道，这就是抽象概念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不，他关注的是意识存在的结构。注意“存在”这个词。

你看到了存在的概念。存在的本质，是通过我们的自我意识揭示出来的。所以你要观察我们在世界中的自我意识存在，以及它与……的关系。

你看，在17、18世纪，人们倾向于把个人视为鲁滨逊·克鲁索。鲁滨逊·克鲁索是一位社会哲学家，他不仅仅是一位儿童故事作家。

他写《鲁滨逊漂流记》时，实际上是在讽刺社会。而在他更具哲学意味的作品中，丹尼尔·笛福描写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体，他受理性支配，自给自足，独自生活在岛上，只有山羊和卫兵相伴。难道不是吗？他不需要其他人。

他能够使自然服从理性，并自给自足。当野蛮人来袭时，他一直躲避他们，直到星期五那天，他看到他们正准备做晚饭。于是他救下了星期五，但让他服从自己，直到他变得足够理性，他们才能签订社会契约。

西班牙水手来了，他们就躲着他们。这些水手不讲道理。英国水手来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缔结社会契约，然后乘船返回英国。然而，笛福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个人如同孤岛，自给自足，这与黑格尔的观点截然不同。

世上不存在孤立的个体。甚至自我意识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你看，他感兴趣的是我们意识存在于世界中的结构。

对个体而言，世上再无其他存在。我真希望黑格尔能再写一本《鲁滨逊漂流记》来描绘这一点。那肯定比我的现象学要好一些，不是吗，鲍勃？或许你应该写写那本书。

他首先论述的是主观精神。如果你手边有提纲，你会注意到，关于主观精神或个体精神的论述始于一个与感官意识相关的论点。现在，你会发现，感官意识并不等同于自我意识。

感官意识的确是动物所拥有的。事实上，这种辩证法的这一层面，正是从关于自然界如何与生物体互动的宏大对立论题的结尾延续而来，该论题最终阐述了生理学，而正是生理学赋予了动物意识。因此，感官意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理解为自然界综合论题的一部分，如今它又成为了新对立论题的正题。

感官意识根植于生物大脑过程和感觉知觉。但感官意识本质上就是对他者的意识。对他者的意识。

这与自我意识截然相反。感官意识，自我意识。但是，只有当自我意识在应对感官意识世界的过程中，在感官意识的世界中也获得自由时，你的心智、精神和理性才能真正自由地运作。

因此，这并非孤立的自我意识，而是自我意识的运作——反思性的、理性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它对感官意识的世界进行塑造。而这正是迈向客观精神、探讨社会秩序的垫脚石。因为什么是秩序？不就是理性对感官意识世界进行秩序化的过程吗？

明白过渡了吗？现在，这本选集里有两篇选自“主观精神”章节的文章。一篇是关于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另一篇是关于斯多葛主义、怀疑论和不快乐的意思。这两篇文章表达了什么？嗯，我想结合我刚才说的，你应该已经能猜到它们的意思了。

主仆关系是著名的例子，经常被提及。异化的概念也由此产生。

异化概念在早期存在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当今的政治正确运动中都发挥了作用。你看，政治正确被用来消除少数群体的异化感。这就是异化概念。

我们会在萨特那里发现，我们最终还是回到这一点。基本上，它的核心在于，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我意识。明白吗？你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我意识。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可以算是一种关于自我意识萌发的现象学研究。它以同理心描述了主人、仆人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你看，即使从“主人”和“仆人”这两个词的含义来看，也不存在没有仆人的主人。

没有主人，他就不是主人；没有主人，就没有仆人。明白了吗？他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失业了。所以，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取决于这种关系。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取决于这种关系。

但同样地，没有宾语就没有主体。没有作为宾语的主体就没有宾语。这些都是关系术语。

这就是对立面。好了，对立面。

他所追溯的正是这种辩证法，这种两极对立内部的辩证法。孤立的自我永远是不完整的。我们必须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待个体自我。

为了实现自我认同，与他人对立的一方认为他必须抵消对方，否定对方。“我是主人。”于是，仆人便开始使主人完全依赖于自己。

那么，谁才是主人呢？你看，这其中存在着自我毁灭和自我矛盾：一方面，我声称自己是主人；另一方面，要成为主人，我必须有一个我依赖的仆人，而这个仆人又是主人。这里面存在着自我矛盾。这就是主仆关系。

所以，为了确信自己，我否定了他者，但这样做，我也否定了自己。否定这个词在黑格尔及其相关文献中被频繁使用。它仅仅意味着存在对立面。

反题否定正题。它们是相反的。德语术语是 *Aufheben*。

字面意思，你可以翻译成：得过它。得过它。你已经得过了。

你否定它，就结束了。正题对反题的作用就是这样。

反题对正题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随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渐显现。主人认为自己是独立的。

仆人是依附于人的。主人为自己而活，仆人为他人而活。

但主人只有通过依赖他人才能获得独立。而仆人为了他人而存在，不仅实现了依赖，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他为自己而存在。

你还记得《楼上楼下》这部电影吗？是你的年代之前的电影吗？一脸茫然？看来你肯定没看过。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爱德华时代英国的一幕：楼上的贵族家庭雇佣了一群仆人，其中管家尤为引人注目。所以，当欧洲贵族前来赴宴时，他们都想见见这位管家。

你能想象吗？你看，那位管家，因为侍奉主人，而获得了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贵族们都想见他。他单凭一己之力是做不到的。而如果没有这位管家，主人也无法成为他那样的主人。

剧集的最后一幕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管家病重到不得不退休领养老金，主人来到地下室，坐在他床边，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聊天。隔阂消失了，彼此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一种融合。

我不知道《楼上楼下》的作者是否读过黑格尔，但听起来确实很像。主仆关系。你看，这种相互依存并非指个体之间的依赖。

这并非关乎个性是否等同于独立。恐怕正是这一点，随着女权运动某些方面的发展，导致了婚姻破裂，因为女权运动追求的是独立而非互惠互利。她们试图避免依赖，追求独立而非互惠互利。

这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是个大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克服过度依赖，但不是走向完全不切实际的独立。那是18世纪个人主义的论调。

正是相互依存，万物汇聚于此，最终融合。在斯多葛主义者、怀疑论者、不快乐的意识中，你也能看到类似的景象。对斯多葛主义者而言，这实际上处于论题阶段，因为斯多葛主义者在其思想的自由中，主张自己独立于一切外在因素。

还记得斯多葛主义的态度吗？在思想自由的状态下，无论身体遭遇什么，我都能保持独立。还记得埃皮克提图吗？那个主人打断了他腿的奴隶？他默默承受了这一切。好了，这就是论题阶段，斯多葛主义。

怀疑论者将这种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怀疑论者在思考中否定了对方的真实存在，将其排除在外。

他对待他反复无常。但那样一来，又会怎样呢？你会从坚忍克己的态度转向怀疑论，彻底否定他人，最终陷入痛苦的意识之中。这就是与自身疏离的个体。

是的，因为否定他者，就等于否定了我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个对自身关系一无所知的怀疑论者，注定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意识。这让我想到，黑格尔肯定曾经教过本科生。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我们都观察到的现象。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暂时进入怀疑阶段，就会产生很多内心的不满。因为他们无法与现实建立起认同感。

我们并非孤立于真空之外、身处炉火温暖的房间里的个体，而是处于相互关系之中。对他人而言，好吗？那么，这种分裂的自我，不完整的自我，就是不快乐的意识。那么，主观精神内部的综合，就是真正理性的精神。

这种理性超越了对感官世界和他者的简单观察，超越了对自身独立身份的简单思考，成为一种反思性的、理性的存在，去探讨我们所关联的世界的秩序。如果康德认为存在自由，那也永远是在法律框架内的自由。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自由，绝非真正的自由。

这是在法律框架内的自由。这是理性的自由。因为没有本质的存在是不存在的。

因为万物皆有逻各斯结构贯穿其中。所以，个体必须与他人建立关系，置于某种法律结构之中。这样解释是否有助于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主仆关系辩证法的更细节需要你自己去探索，但我认为，如果你能看清其中的本质，就能很好地理解它。

好吗？那么，关于客观精神，我简单说几句。客观精神。在这里，你会注意到三元组是从法律的抽象概念出发的。

明白吗？法律的概念毕竟是一种抽象概念。与之相反，它处理的是个人良知和道德问题。法律既可以抽象地理解，也可以具体地应用。

法律是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综合体现。正如我所说，抽象意义上的法律为处理自由问题提供了语境。抽象意义上的法律是理性的准则。

这是康德的普遍义务观。你必须承认，康德的义务观是一种抽象概念，非常抽象。抽象意义上的法律与权利有关。

人们通常认为人权是客观存在的，根植于现实。当然，这只是抽象概念。

但你必须对这个概念进行剖析，你必须解构这个概念。而当你摒弃那些关于法律和权利的普遍化抽象概念时，你才能开始做到这一点。

进而探讨个人意识的问题。从完全客观的法律，到非常内在的良知。

非常主观，具有内在性。从谈论客观义务到谈论我自身的意识。当然，康德对两者都有所涉及。

出于责任感而行事。这有点像是一种道德哲学，也是一种客观的权利和义务。

正题和反题。但黑格尔试图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伦理综合体，从而探讨社会秩序。

你看，这就是他取得重大突破的地方。至少比康德及其前辈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原因很简单，康德的前辈们以及康德本人都认为个体是自由的个体。

将个人权利视为最终的参照点，即鲁滨逊漂流记理论。而黑格尔则认为，个人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实现理性。

那么，哪个才是更根本的问题？个人还是社会制度？当然是社会结构，有序的关系。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制度。

受法律约束的个体间关系模式。社会制度。因此，在综合分析中，他认为它变得更加具体。

我们正是在社会结构中践行道德。我们也正是在社会结构中才必须理性行事。这正是法治的意义所在。

所以，他对家庭有很多话要说。如果社会结构在具体性和发展水平上凌驾于个人之上，那么他并不赞成离婚。事实上，他非常反对离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谈到了国家。他的政治哲学也开始显现。他想表达的是，我们的个人意识和个人自由，只有在国家主权的框架下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婚姻中的自由远大于婚姻之外的自由。同样，国家体制下的自由也远大于某些无政府主义国家。你看。

在他看来，理想的国家是某种宪政政府，其代表权不仅来自按人口密度聚集起来的个人，还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秩序、结构、公司、庄园以及市政当局。因为精神的自由表达不仅体现在这些群体的自由之中，也体现在这些个体的自由之中。而国家则是绝对精神最充分的体现。

自由的极致体现便是国家主权。他的历史哲学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为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是19世纪欧洲的现象——是绝对精神自由的日益彰显，那么在他看来，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就代表了神圣天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为。

你看，民族国家体现了我们最高忠诚的对象。这就是19世纪民族主义的哲学根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黑格尔主义者F·H·布拉德利写下了我提到的那篇关于我的身份及其职责的文章。你看，我的职责是满足社会对我的期望。我的职责，凌驾于一切之上，是对我的家庭，其次是我的国家，再往上是至高无上的，是对上帝的。

这影响了他对战争等事物的看法。因此，他将战争视为民族精神和国家主权的体现和表达。战争有助于培养民族精神。

我认为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强调，才体现在丁尼生那首描写克里米亚战争的著名诗歌《轻骑兵的冲锋》中。你读过吗？我记得小时候在学校里背过这首诗，

但我已经记不清全部内容了。《轻骑兵的冲锋》讲述的是一场愚蠢的战略失误，骑兵直接冲进了俄军的炮火阵地。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左边大炮轰鸣，右边大炮齐射，声势浩大，即便他们明知有人犯了错误。你知道，这件事被誉为军事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因为它展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你看，就是一个愚蠢至极的错误。

是的，那是黑格尔的观点。我说过，黑格尔哲学催生了一些极端国家主义，特别是20世纪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好的，这本选集里有几篇文章探讨了的历史哲学，你很容易就能理解其中的内容。

好的，提问，评论。你们明白它的展开方式和发展方向吗？这只是一个概览式的概述，选集会在某些特定点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好的，那么，周一我们将探讨绝对精神，其中会涉及到他的宗教哲学。

至此，我们对黑格尔的探讨就结束了。